

旁白：清河。饼香比人走得远。

旁白：卖饼的那个矮。看饼的那些眼睛，倒都不矮。



武大：饼卖完了。我给你买了粉。

潘金莲：粉留着。你一叫我的名字，街上的眼睛就往帘里钻。钻的不是饼。



武大：我人矮。我知道。

潘金莲：矮不是病。病是这门也跟着你矮。你天天跟门鞠躬，门还不还礼。



武大：张大户把你交给我时，我答应好好待你。

潘金莲：他是把我配给你，好日日从这帘外走过。人死了，帘还在。你的好好待，是把我锁进饼香里。



潘金莲：饼一天能卖完。人卖到现在，还挂在原价上。

旁白：她把粉拨到一边。粉是给脸的。脸今晚不营业。



潘金莲：脱都脱了。你倒先把眼睛还给枕头。

武大：金莲，明天还得早起。饼不等人。



潘金莲：饼不等人。人倒可以等醒。等醒了，你又去挑担。

旁白：这一夜的热，全浪费在枕头上。



潘金莲：叔叔不在。丈夫睡了。这点事，我自己也不是不会。

旁白：她做得又快又没意思。像给自己找零。



潘金莲：去吧。饼比我听话。

旁白：门框上又多一个他的额头印。



旁白：看的人换了一拨。帘子不换。

潘金莲：看够了就走。看不够，银子留下，人别进。这门今天不招待白眼。



潘金莲：让他们看。看饱了又不付钱，跟屋里那个一个德行。

旁白：她把领口拉低，像把价码挂到帘外。



潘金莲：你躺好。饼担放下。今天这担我来挑。

武大：金莲，我……我不成。



潘金莲：成的是心疼。不成的是这点。心疼补到门上，门还是矮的。补到床上，床也矮。

武大：你别这么说。邻居听得见。



潘金莲：邻居听得见有什么要紧。听见也学不会。

旁白：她下床的样子，比上床好看。因为她终于不指望了。



旁白：他又去卖饼。她又把帘子挂正。

潘金莲：一日三回。饼三回。人零回。



王婆：这帘子一天要被眼睛掀开十次。

王婆：掀帘的要是个有银子的，我这茶也能跟着热。



潘金莲：叔叔打虎回来，这屋梁才知道自己有多矮。

武松：嫂嫂。我是弟弟。



潘金莲：酒烫。人更烫。你坐那么远，是怕酒，还是怕烫。

武松：酒我领。话到这儿为止。



潘金莲：哥哥每日挑饼，挑不来一句硬话。你这一身，倒像能把话挑断。

武松：嫂嫂若把我当成屋里的男人，你就认错门了。



潘金莲：都是一个门里的人。哥哥不在。我问你：我这样的人，该不该老死在炊饼担旁边。

武松：该不该，不是我答的。



潘金莲：你答不答，嘴总得有个去处。酒，或者我。

武松：嫂嫂。



潘金莲：全清河的男人里，手都比你忙。你这双手打虎，倒不会放在女人腰上。

武松：手放错地方，老虎都会笑。



武松：嫂嫂再往前半步，我明天就走。

武松：我叫你嫂嫂，是因为我哥哥。没有这声，这酒我不会喝。



潘金莲：你怕。

武松：我不怕你。我怕我哥哥回来，这屋里有一句说不清的话。



旁白：酒留下了。人退回去了。

潘金莲：打虎的人，被一杯酒打败。这故事出去，老虎都要翻白眼。



潘金莲：全清河的男人里，只有你把这杯酒退回来。

旁白：帘还是那挂帘。它什么都看见，什么都不传。



潘金莲：那我替你喝。喝完算你我都干净。干净得我今晚又要自己找零。

旁白：第二杯她没喝。第一杯已经够嘲笑人的了。



旁白：凳子比床高。人比凳子走得快。

潘金莲：你怕一句说不清的话。我这儿每天都是说不清的夜。



王婆：退酒的男人最贵。因为他一退，后面那个进门的就肯加价。

潘金莲：你倒会做买卖。我这儿亏的是夜，不是茶。



王婆：明儿有个有银子的要从这街过。帘子你挂正。风要是不吹，我可以雇风。

潘金莲：风不必雇。我自己会站得刚好被看见。



旁白：西门庆。银子比人先到街上。

旁白：他本来只是路过。路过最容易变成进门。



潘金莲：风倒肯帮忙。人刚才还退酒。

旁白：帘子掀开的那一下，比她计划的更诚实。



潘金莲：叉竿不认人。人倒认。官人，打着哪里了？要是打着脸，我赔茶。打着别处，另说。

西门庆：打着帽子。帽子不值钱。眼睛值钱。



西门庆：这位娘子，帘后是谁家的春。

潘金莲：卖饼的家。春不卖饼。春自己长。



王婆：官人，茶热。人更热。你先坐，别在街上把话喊完。喊完了就不值钱。

西门庆：王婆，你这茶坊卖的是茶叶还是门路。



王婆：十次茶。一次比一次贵。贵的不是茶叶，是她肯把帘子再掀开一寸。

西门庆：十次。我怕第五次就把口袋掀空。



潘金莲：官人茶喝到第几碗了。

西门庆：碗我没数。人我数了。一个。



潘金莲：十次太慢。王婆爱数钱。我爱数别的。

西门庆：五娘，门还没关。



潘金莲：门一关，茶钱作废。你要是只准备了茶钱，现在可以逃。逃得过王婆，逃不过我这张嘴。

西门庆：我不逃。我怕逃回去，街上的风还记得你。



王婆：关了。我数我的。他们数他们的。别数错行当。

旁白：茶坊的门一关，清河的白天就变成另一本账。



潘金莲：茶钱归王婆。这一回归我。你可别把我当成一盏可以吹凉的茶。

西门庆：我进门时还以为是来喝茶的。



潘金莲：后面这个角度，你终于比我丈夫高一截。别浪费。

西门庆：五娘，你说话就没停过。



潘金莲：慢。饼炉才讲快。到我这儿，你重新排队。

西门庆：排到什么时候。



潘金莲：你要是只图快，街上多的是门。我这儿图你把名字忘掉一会儿。

西门庆：哪个名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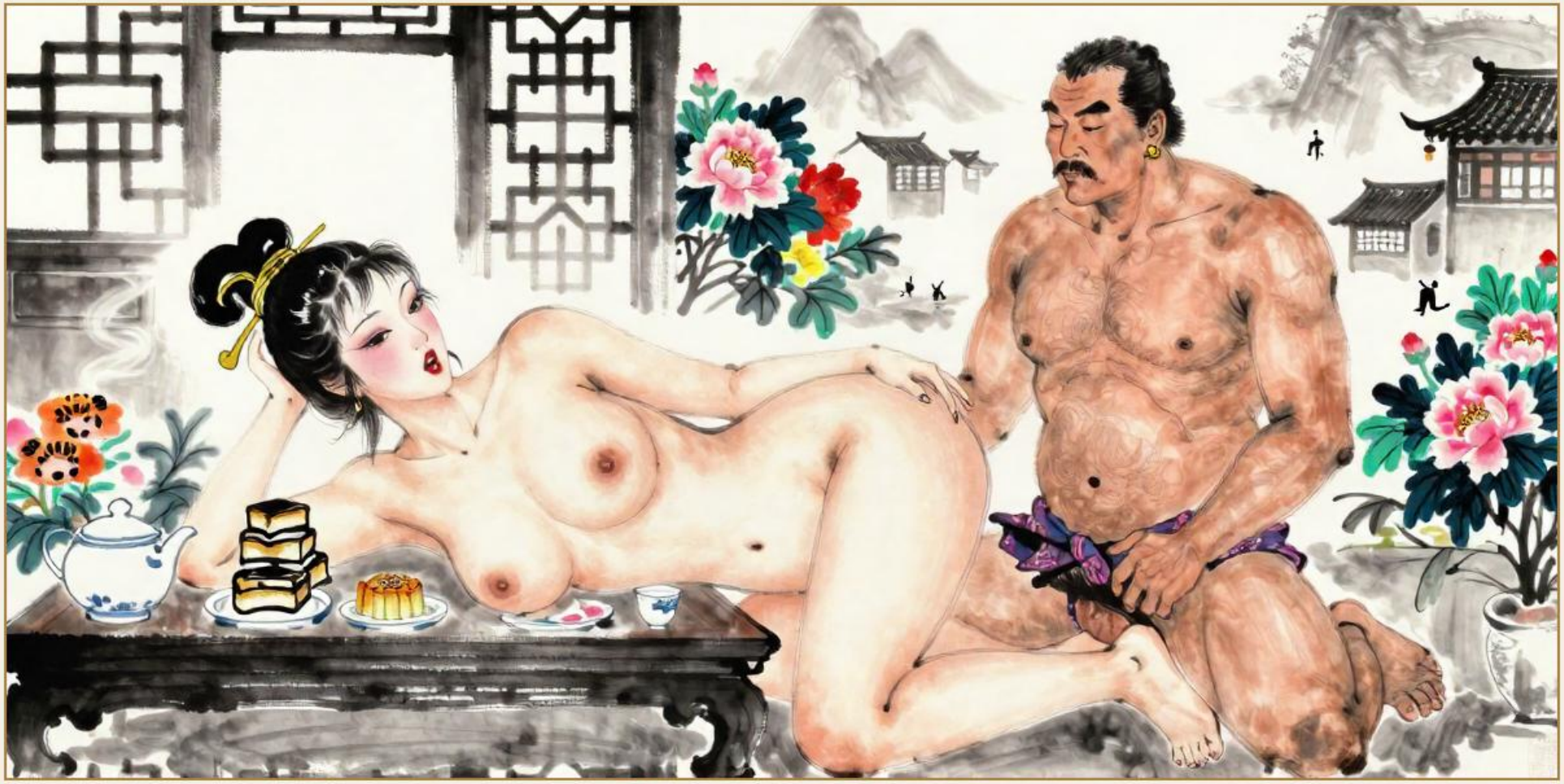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莲：让街上听个声。听不见内容，只听见有人终于不像在卖饼。

旁白：王婆在楼下把茶壶盖盖严。盖严也没用。



潘金莲：水会漫出去。你也是。漫就漫，别停下来擦地。

西门庆：王婆要骂的。



潘金莲：桌子比床老实。桌子不打呼。

西门庆：五娘，这桌明天还要喝茶。



潘金莲：站着做，是怕床把我们告出去。

西门庆：床不会告。王婆会。



潘金莲：你看着我的背也可以。背不会撒谎。脸有时候会。

西门庆：你的脸也没怎么撒过。



潘金莲：十次茶，你喝完了。人要是还想喝，就别拿茶来说。

西门庆：那拿什么说。



王婆：第十一遍了。说好十次。多出来的这次，茶钱加倍。

潘金莲：（门内）王婆你数你的银子，别数我的次数。次数我自己有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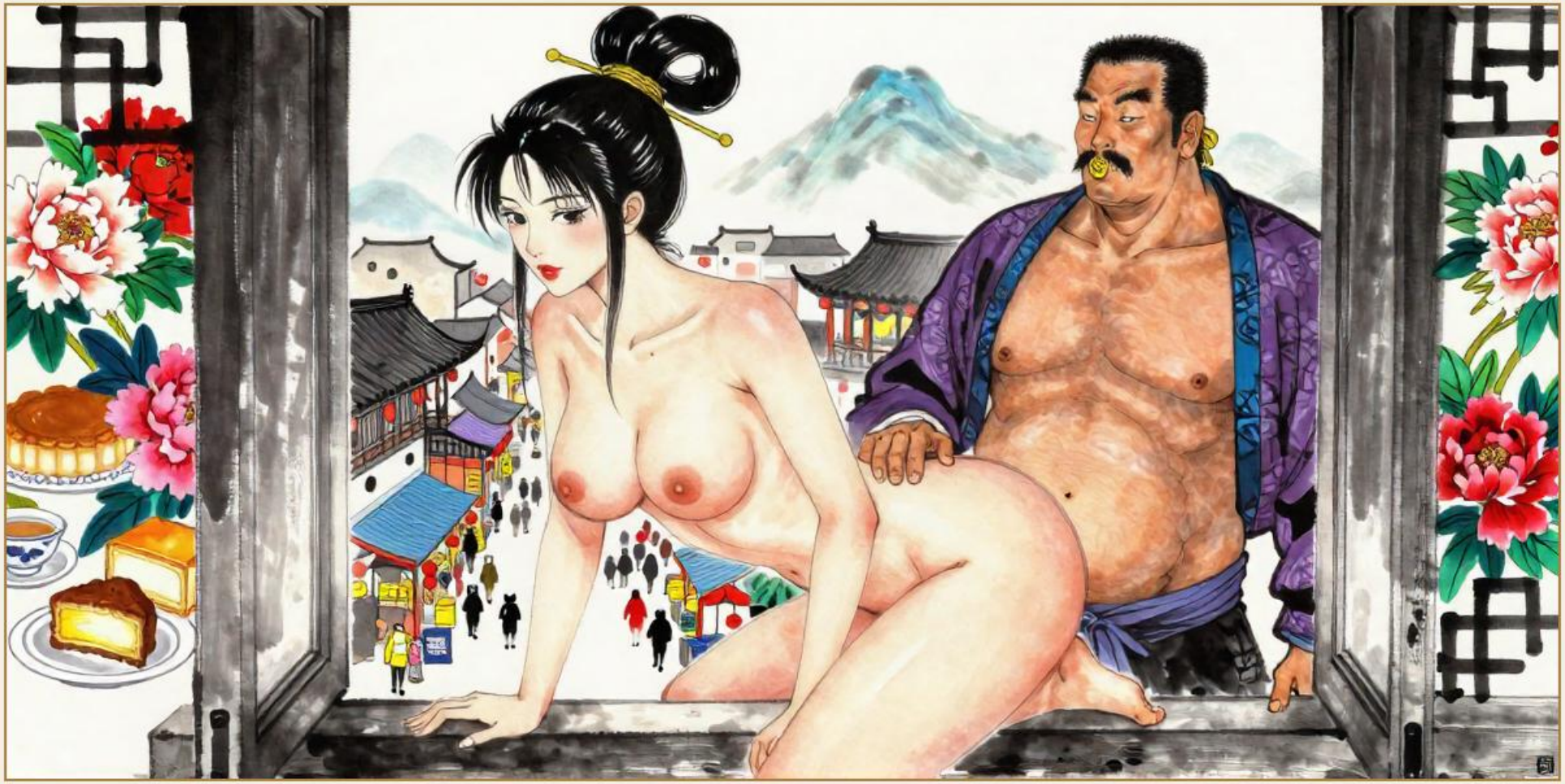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莲：我丈夫挑饼，一步三喘。你这一下，倒像把一整条街挑起来了。

西门庆：别提他。一提，我就矮下去。



潘金莲：现在可以喝茶了。茶是正经的。刚才不正经。不正经的比较好喝。

西门庆：你倒会总结。



潘金莲：底下那些看帘的，今天看的是我的背影。背影不收银。

旁白：有人抬头。她把窗扇又推开一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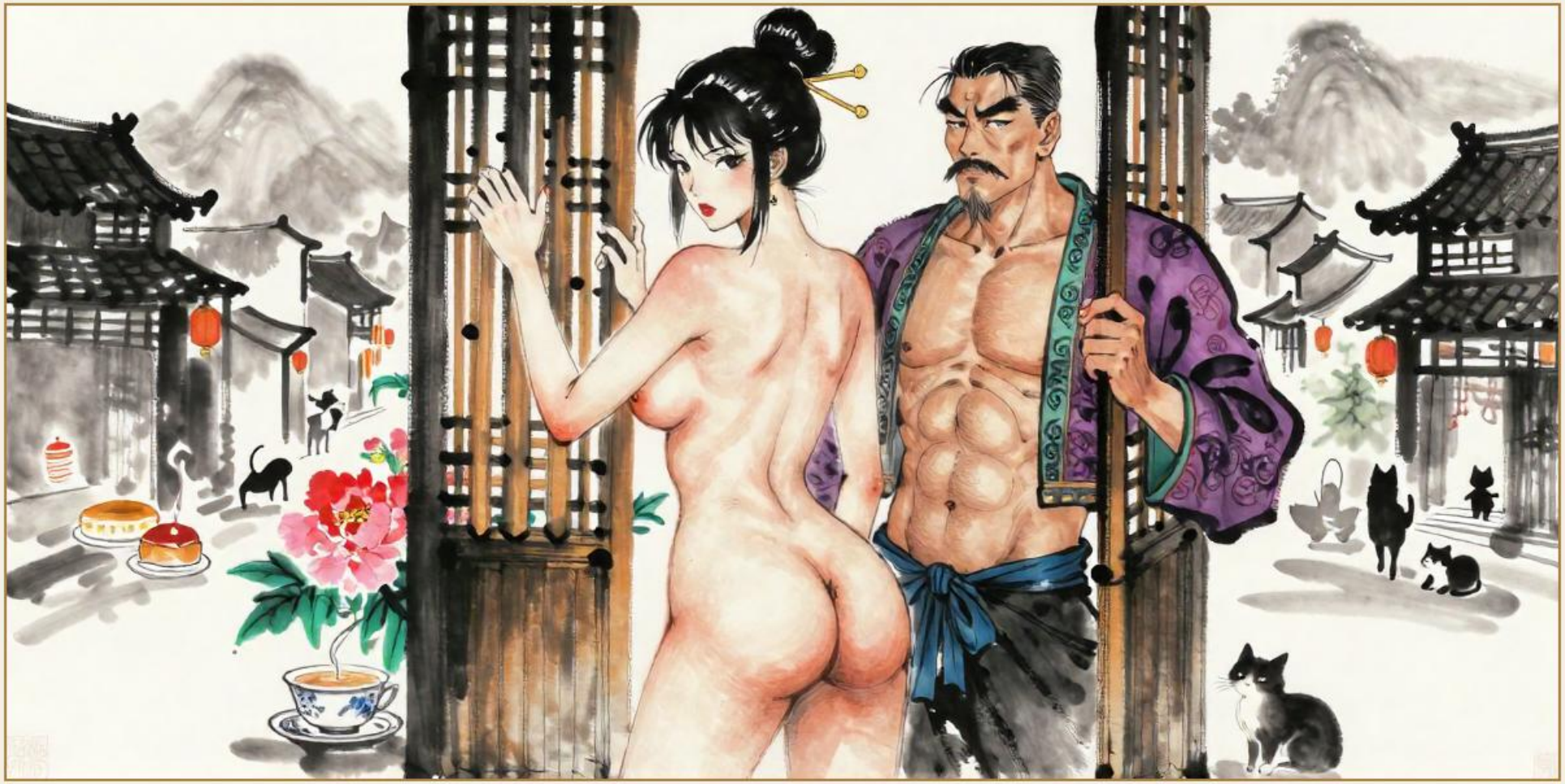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莲：又快了？饼炉见了你都要拜师。起来不行。重新排队。

西门庆：五娘，你饶我一盏茶的工夫。



潘金莲：这回对了。慢不是弱。慢是你还记得我是谁。

西门庆：记住了。



潘金莲：帘子外面是清河。帘子里面你可别把清河吵醒。

西门庆：那你小点声。



潘金莲：这身我自己看了多少年。今天有人看，还看得懂。

西门庆：看得懂有什么赏。



潘金莲：夜要是短，你就当它长。长到我丈夫的饼卖完。

旁白：饼还没卖完。他们也不打算停。



潘金莲：衣裳归我押着。你要走，光着走。光着走，全街就知道茶坊卖什么。

西门庆：那我只好再坐一会儿。



潘金莲：最后一次。最后这两个字，我可以连说十遍。

西门庆：你说。我听。我这会儿最听话。



旁白：远看是一座茶坊。近看是一本不外借的账。

王婆：远看最好。近了要加钱。



潘金莲：鞋先给你看一只。人你已经看全了。别把顺序搞反，反了就廉价。

西门庆：鞋我不要。我要门。



潘金莲：茶壶要是砸了，算你的。人要是砸了，算我自愿。

西门庆：两样我都认。



潘金莲：我丈夫说饼不等人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人也不等饼。你动。

西门庆：你讲完整句我再动。



潘金莲：热就对了。冷的那种，我在家里已经过完了。

旁白：这一回没有笑话。笑话让路。



王婆：水来了。我眼睛是闭的。银子我用手接。

潘金莲：放门口。你再睁眼，这壶水就变成你的聘礼。



潘金莲：第七夜了。你要是还会把我当成新鲜，我就当你有点出息。

西门庆：还新鲜。新鲜得我口袋见底。



潘金莲：这个方向我看不见你的谎。只看得见你还在不在。

西门庆：在。



潘金莲：上面那张嘴会说话。下面这张，今天也出来挣钱。

西门庆：五娘，你这账本比王婆狠。



潘金莲：对。就那儿。你找门路的本事，终于用对地方了。

旁白：她骂人的时候最好听。因为她不急着把人赶走。



潘金莲：这不是点心。点心吃完就擦嘴。你擦嘴之前，先把我当成一顿饭。

西门庆：我娶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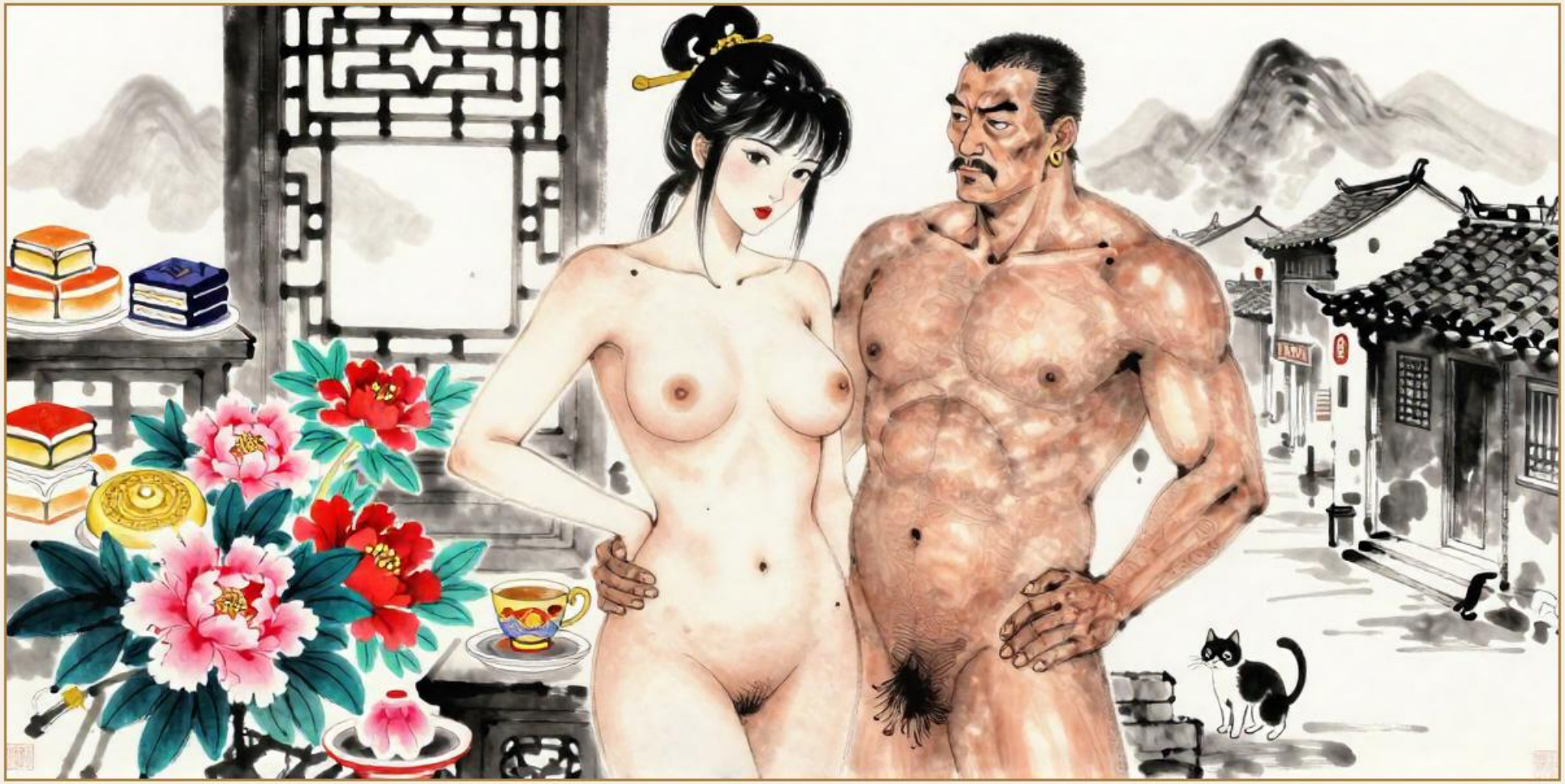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莲：娶字好说。你要是把我娶回帘后，这字就当我没听见。

西门庆：我把你娶进我的宅子。



潘金莲：那你现在就用这个证明。证明完，再去跟银子商量。

西门庆：银子听我的。



潘金莲：今天要是有人上楼，你别先躲。躲的那个，像我丈夫。

西门庆：我不躲。



旁白：清河的夜很长。长到足够把一个卖饼的人留在门外。

旁白：门里的人还不知道，门已经被人从外面看着。



旁白：有人把话送到饼担上。话比饼热。

武大：她说去王婆家坐坐。坐到这会儿，灯还这么亮。



武大：金莲。

潘金莲：你进来之前，不会敲门。敲门是人做的事。



旁白：一脚。人倒了。倒的那个还在叫她的名字。

西门庆：谁让他掀的。



武大：金莲。给我一口水。

王婆：伤好了，嘴也长好了。嘴长好了，衙门里就有人听。



潘金莲：他是我丈夫。

王婆：今天以前是。今天他掀了帘子。帘子外面的事，包不住。



潘金莲：碗拿来。

旁白：碗里是什么，没人解说。她自己喂到他嘴边。



旁白：他没有要第二口。

潘金莲：丧事我来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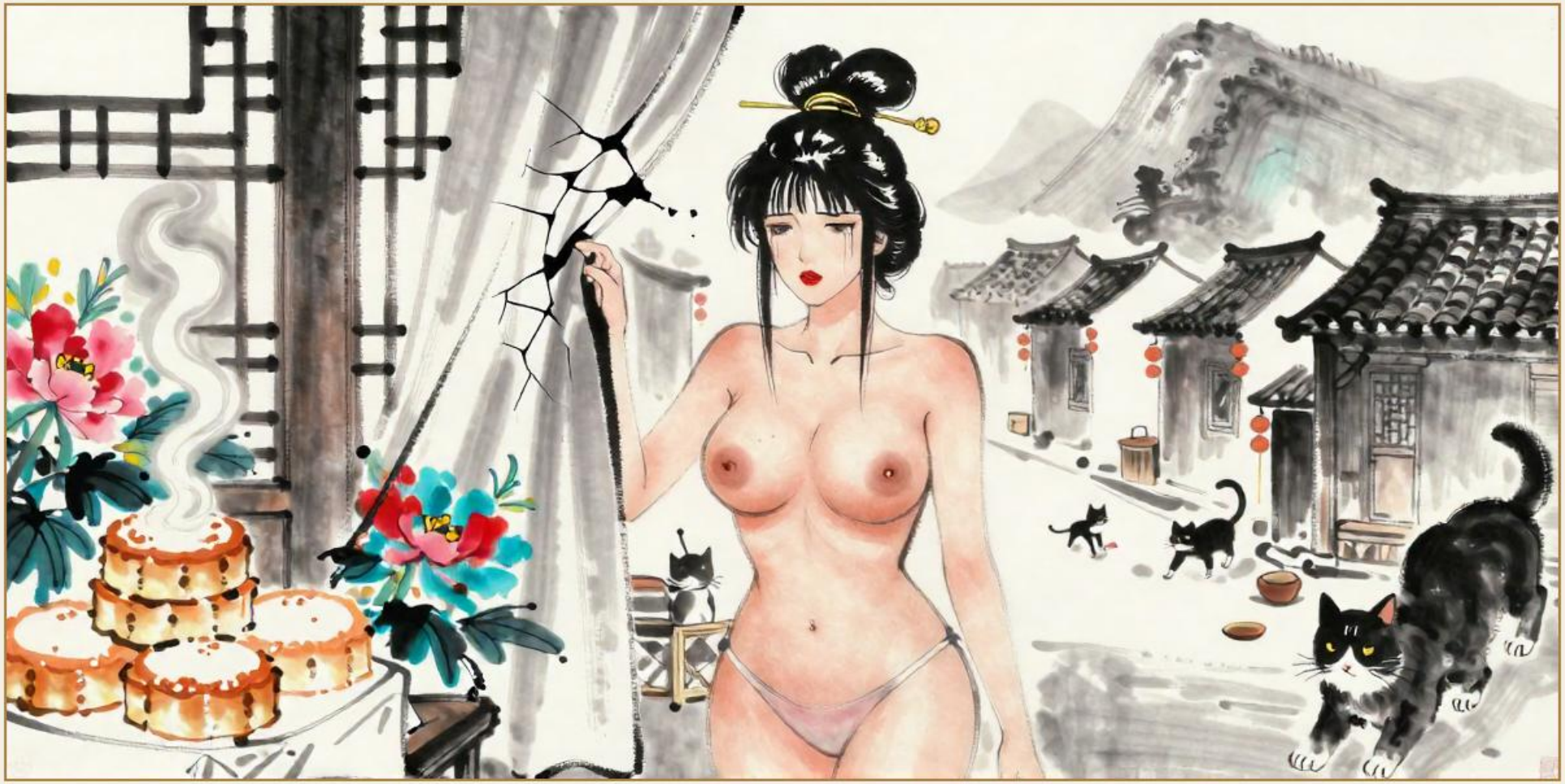
何九：我看见了。

潘金莲：你看见一个病死的人。饼担还在门外。病是旧病。



旁白：银子进了布包。话没有进。

西门庆：武松还在东京。等他回来，事情已经是丧事。



潘金莲：哭给街上看。街上看惯了这挂帘，也得看一回白的。

旁白：哭完她把眼睛擦干。干得比粉快。



潘金莲：哭完，你把我从这帘子里娶走。娶不走，这碗就算我一个人的。

西门庆：娶。宅子里给你一间。



旁白：街坊传话：状不准。他没寻着西门庆，误杀了皂隶，刺配孟州。

旁白：路上没有刀光。刀光要等很多夜以后。



潘金莲：先收着。我还要再挂一次。

王婆：挂到我这儿来，茶钱可就不好算了。



旁白：饼担留下。人走了。

潘金莲：矮门，留给我丈夫的额头做纪念。



旁白：西门家。门比清河的街还宽。

旁白：宽门里面，座次很窄。



庞春梅：大娘子收了礼。座次把你排在第五。第四是灶上那位。

潘金莲：第四在灶上，第五在这屋里。席面是假的。他夜里从哪扇门出来，才是真的。



庞春梅：爹今晚若来，我在外间。

潘金莲：这宅子里我谁也不认。我认你。你的嘴要比我快。脏事我自己做。



潘金莲：你听见什么，就当风。风不进第三个人的耳朵。

庞春梅：娘的风，我听得懂。



西门庆：五娘。今天起这屋是你的。

潘金莲：屋我收下。人你别送到别人床上再来跟我算恩。



潘金莲：衣裳是他们给第五房的。身子不是。身子你先前已经认识，别装成洞房。

西门庆：那我怎么叫你。



潘金莲：叫五娘也行。叫得太敬，我就把你推下去。敬是席面上的。

西门庆：那床上呢。



潘金莲：床上你把第五两个字忘了。忘不了，就说明你心里还排着队。

西门庆：忘了。



潘金莲：三更了。前厅的灯要是还亮，那是他们不眠。不关我的事。

旁白：她把宅子的夜往自己腰上收。



潘金莲：慢。这是你家，不是茶坊。茶坊按次。家里按夜。一夜不许分成别人的份。

西门庆：今晚没有别人。



潘金莲：水是热的。你要是中途说去看别人，我就把你按下去。

西门庆：不去。



庞春梅：娘今天的声音，比席面上的客气话好听。

旁白：她把第二颗葡萄也吃了。账她不外传。



潘金莲：天亮了他们才想起座次。座次管不了昨晚。

西门庆：五娘，你倒真会占夜。



潘金莲：日头这么大你还来。来就别提前厅。前厅是他们的。这儿是我的日头。

西门庆：我瞒着来的。



潘金莲：你夜里从哪扇门出来。说。说错了，我就夹到你改口。

西门庆：从你这扇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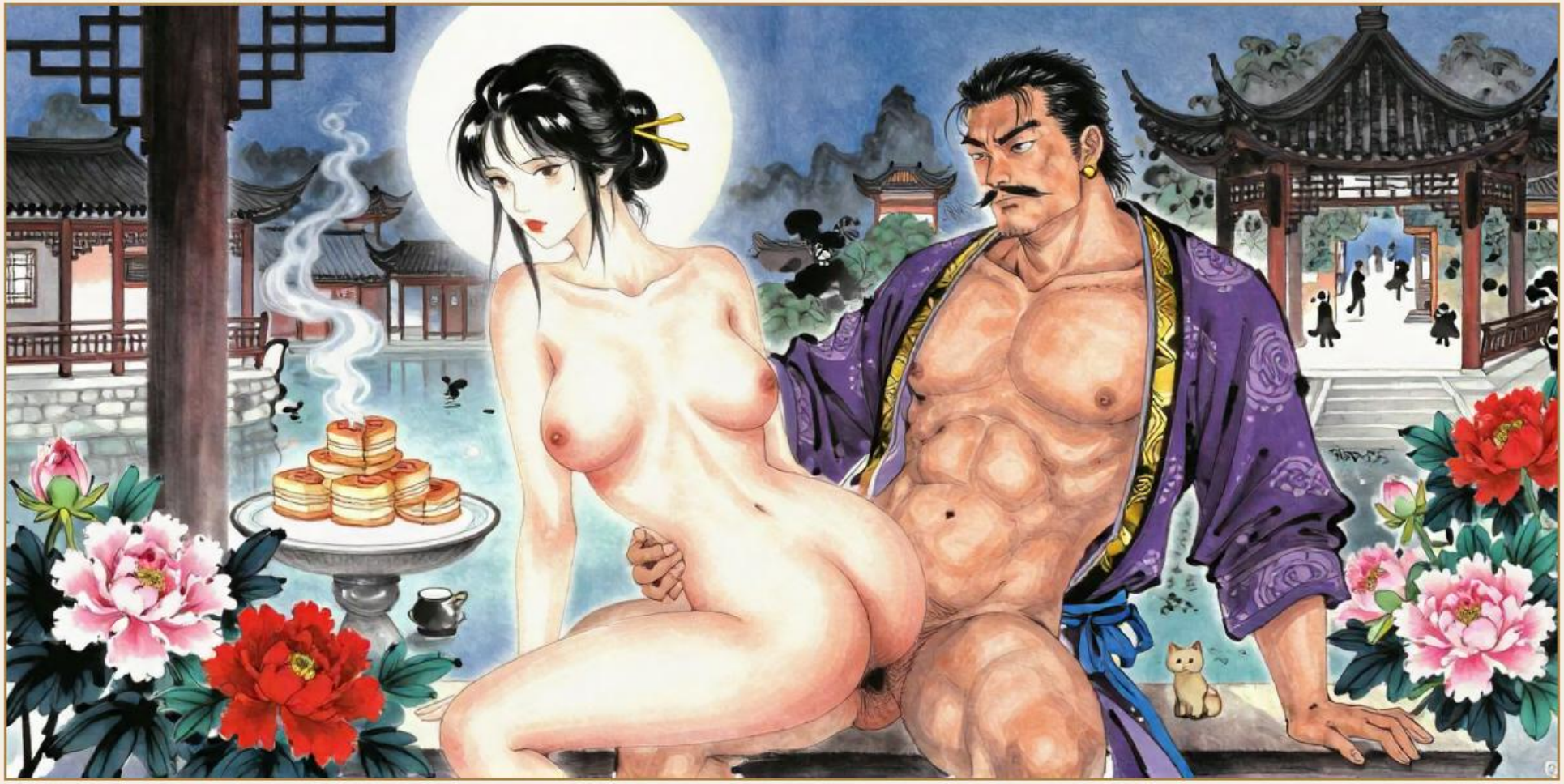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莲：灶上那位要人，让她要柴火。人你今天留下。留下就动。

西门庆：你吃味。



潘金莲：吃味怎么了。吃味至少说明我还饿。饿比座次诚实。

旁白：宅子别处的灯她不管。她管这张床还亮着。



潘金莲：亭子比屋子敢。屋子有墙。亭子只有夜。

西门庆：夜也会告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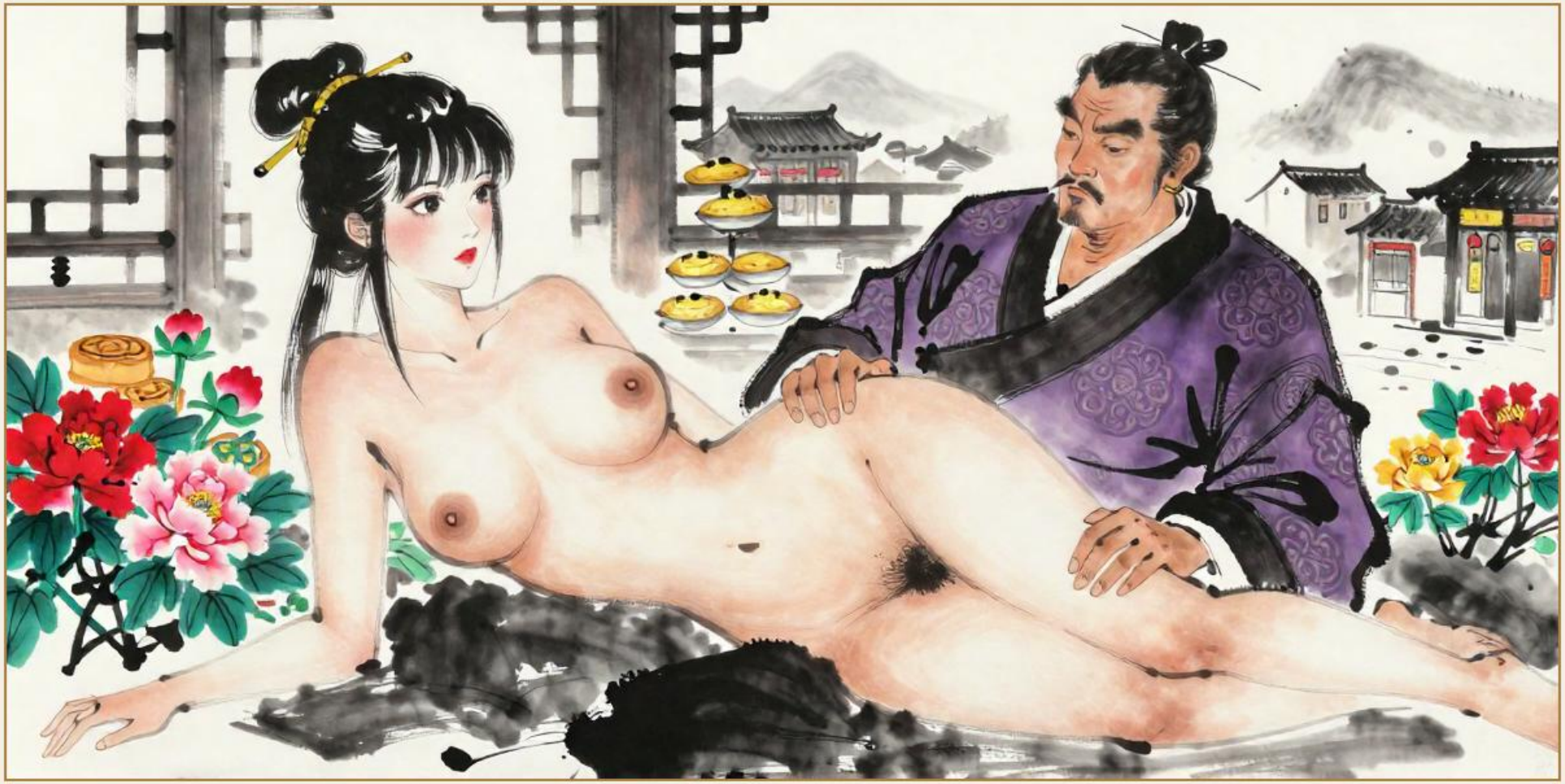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莲：他们排座。我排这个。这个一紧，你那些座次就全乱了。

西门庆：五娘，你是要管我。



潘金莲：又要快。回家了还改不了茶坊的毛病。茶坊我收过你一次学费，家里学费更贵。

西门庆：我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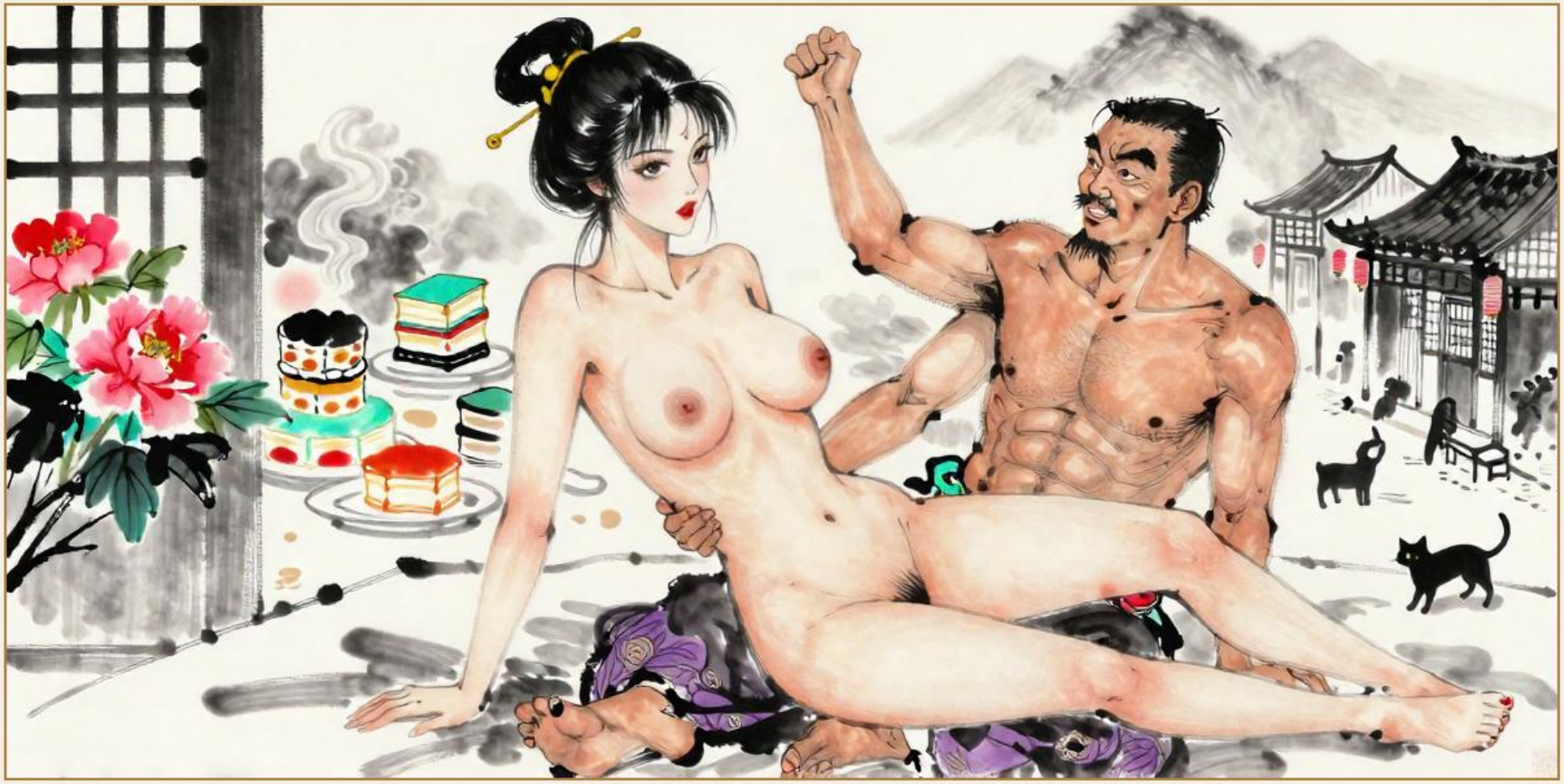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莲：对。这样就值钱。值钱的东西别分给别的门。

旁白：这一夜她赢的不是座次，是门。



潘金莲：她那边灯亮。亮给谁我不管。我只管他下了床还往不往亮处走。

庞春梅：爹的脚，娘最认得。



潘金莲：脚收回来。收到我身上。收不到，你就别说这屋是我的。

西门庆：收到了。



潘金莲：石头比床凉。凉一点好，省得你又快。

西门庆：五娘你今天话更多。



旁白：一只鞋。它掉下来的时候，像一句自己送上门的话。

旁白：西门庆还在。这扇门已经想开了。



陈经济：丈母的鞋。落在这儿，像是等谁。

潘金莲：叫五娘。叫丈母，把这鞋叫脏了。



陈经济：五娘。那我送到你房里去。

潘金莲：你知道房在哪里。知道还来问，就是想让我请。



潘金莲：他在不在，鞋都是我的。门我会开一条缝。缝只给认路的人。

陈经济：那身份呢。



潘金莲：身份是西门家的。胆子要是只够捡一只鞋，现在可以出去。出不去，就证明你胆子够用。

陈经济：我……五娘。



潘金莲：一只鞋没脱，是提醒你：你是捡鞋进来的，不是坐席进来的。

陈经济：那我算什么。



潘金莲：别慌。慌是小伙子的税。税交完，再动。对，慢。

陈经济：爹要是回来。



潘金莲：他在的时候你更硬，这话说出去你就完了。所以只许做，不许说。

旁白：门外春梅把步子放轻。轻是帮忙，不是不知道。



潘金莲：背后这个，倒有点像。像就多给两下。不像就停。

陈经济：像谁。



潘金莲：别问像谁。一问就软。软的东西别带到我床上。

陈经济：不问了。



潘金莲：一个有银子，一个有怕。怕有时候比银子顶用。你今天的怕，我收下了。

陈经济：那我明天还来。



潘金莲：明天变成了今天。你倒守时。守时的女婿，比守灵的有用。

陈经济：五娘，小点声。



潘金莲：同一个石头。换一个人，石头也不嫌。嫌的是人自己。

旁白：远处有人声。他们停了一息，又继续。



潘金莲：鞋拍你嘴上，是罚你刚才又要叫丈母。叫完了就罚。罚完了就做。

陈经济：五娘。我记住了。



潘金莲：过了。过了就说明这宅子的耳朵没有我的腿快。

旁白：她没有把人藏进柜子。她看不起柜子。



西门庆：你今天软。

潘金莲：软给你看的。硬的那一半，留给门。你只要这一半。



潘金莲：你还要，我就再陪一次。你不要，这宅子的灯今晚就转到前厅去了。

西门庆：五娘。够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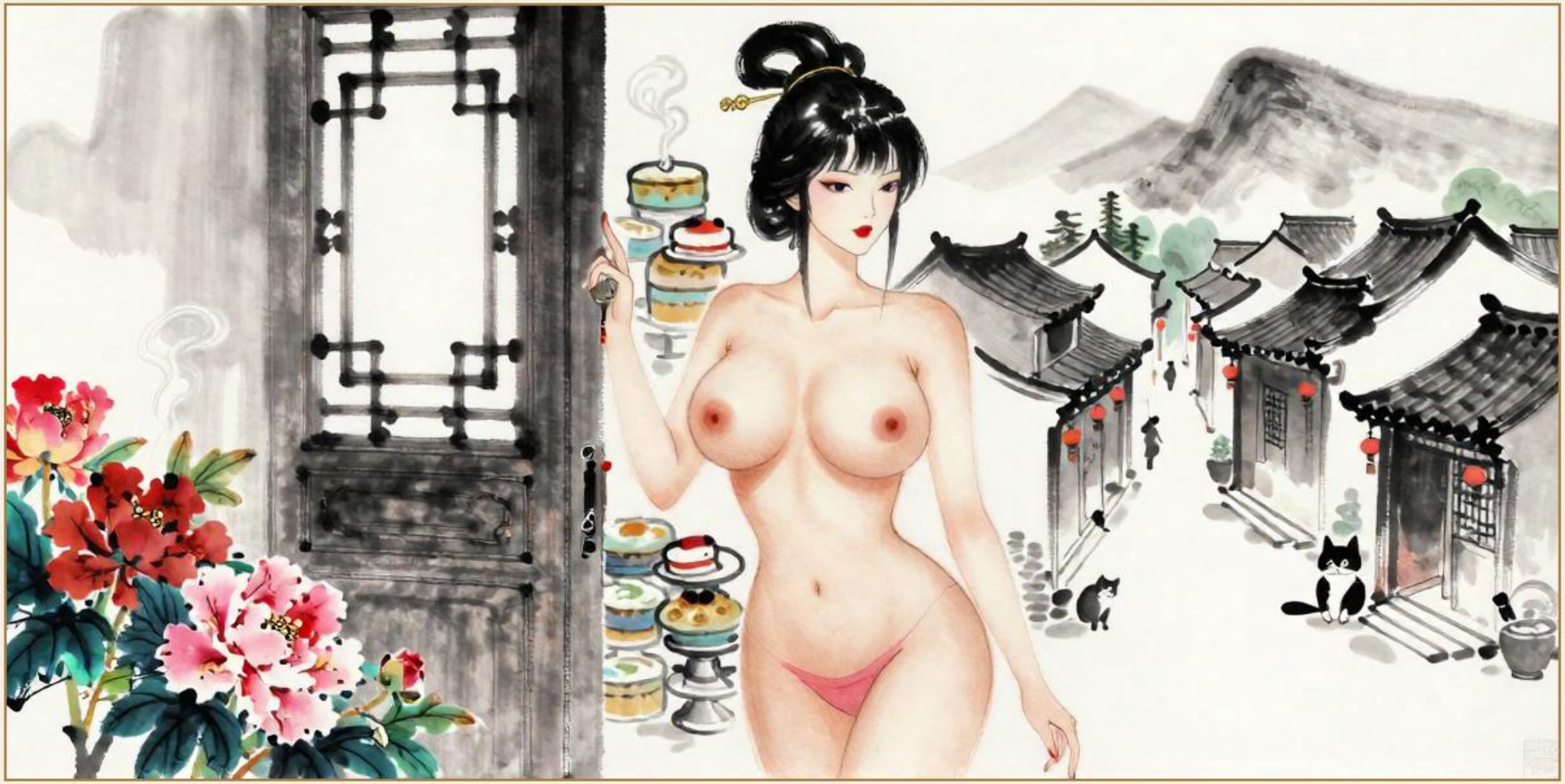
潘金莲：不够。你一说够，人就去了别人那里。

旁白：杯子收回来。她这才看见，够字已经不是推脱。



大夫：人是亏空。再进什么，也是往外掏。

旁白：大夫走了。话留下。



潘金莲：钥匙你拿。人是在我这屋里空的。这句话你记下，不必说给我听。

旁白：脚步远了。她把杯盖盖上。



旁白：灯转到前厅。第五房的窗黑了。

旁白：黑不是完。完在另一挂帘子上。



王婆：帘子我替你收过。你说还要再挂一次。这不，挂上了。

潘金莲：挂得真准时。



王婆：有人出银子娶你。人你见过。武二。他说这些年过去了，要做一家。

潘金莲：他叫我嫂嫂的那年，酒是退回去的。



王婆：那年他哥哥刚死。今年他来做亲。你若怕，我可以回他。

王婆：回他，下一个就是把人当货的。你自己选。



潘金莲：我选见他。妆梳齐。鞋用红的那双。

旁白：她选的不是亲事。她选的是把那年的酒看完。



潘金莲：带子系紧。系松了，像我还想跑。

旁白：她没有跑的打算。跑是给不知道结局的人留的。



武松：嫂嫂。

潘金莲：二郎。你今天不是来退酒的。



武松：不是。今天把那年的话收个尾。

武松：帘子还是旧的。人我看清了。



潘金莲：刀我看见了。你别挡。

武松：你看见就好。当年你让我怕一句说不清的话。今天这句话清。



潘金莲：王婆。你也留下。这屋里的事，没有旁人。

王婆：我收过你的帘子。帘子的事，我看完。



旁白：刀光只是一笔。

潘金莲：那年的酒，你今天总算不退了。



旁白：又一声。没有第二句笑话。

旁白：茶盏滚到帘子边上，停了。



旁白：帘子在暗里动了一下，就不动了。

旁白：红鞋还是那双。带子是她自己系紧的。



旁白：清河还在卖饼。

旁白：饼不等人。人已经把那年的酒喝完了。



旁白：鞋一只。刀一笔。帘一挂。

旁白：都是道具。道具比人耐久。



旁白：他叫过两声嫂嫂。一声退酒，一声收尾。

旁白：清河的风还在掀别人的帘。这一挂，不再掀了。